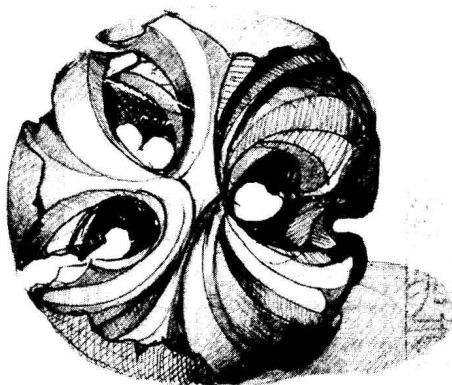


八分



八方文藝叢刊

1



目錄

八方文藝叢刊 1

評 論	3	新文學六十歲（訪問周策縱教授） 本刊記者
	11	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 錢鍾書
	15	錢鍾書論詩近作選 錢鍾書
	22	現代歷史意識的持續 葉維廉
	30	香港有沒有文學？（筆談會） 胡菊人、羅卡等
創 作	37	廟庭・月夜（小說） 呂赫若
	64	爬梯及雜物（詩） 鄭愁予
	66	城裏城外（小說） 陳若曦
	87	溫健騮遺作小輯（詩） 溫健騮
	93	夜曲（小說） 白先勇
	110	抹布與稿紙（詩） 羅 青
	111	李梅（小說） 施叔青
	146	多倫多兩首（詩） 梁秉鈞
	152	夜樹（小說） 李 黎
	174	中秋夜維園（詩） 金炳興
	175	奧林匹斯（小說） 西 西

目錄

八方文藝叢刊 1

結構主義 文學理論 專輯

- 179 引言及簡介
- 183 結構主義的語言學基礎 古兆奉譯 J. Culler 原著
- 199 法國結構主義、批評、敘事學與作品分析
周英雄譯 D. W. Fokkema 原著
- 228 文學的結構主義分析 譚國根譯 T. Todorov 原著
- 247 中國學者對結構主義的批評 資料室
- 253 結構主義研究中文資料簡目 鄭 臻

文藝史料

- 258 新桃花扇(電影劇本) 歐陽予倩

學術研究

- 283 定形新詩體的提議 周策縱
- 301 與周策縱先生談新詩格律(書信) 卞之琳

文藝回憶錄

- 306 聞一多・新詩社・西南聯大 何 達

書訊・書介

- 315 《素葉文學叢書》四種 魯
- 315 《阿英文集》 魯
- 316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森
- 316 《徐志摩英文書信集》 森
- 317 《黃新波版畫集》 同

封面設計：文樓

新文學六十歲 訪問周策縱教授

本刊記者

記者按：今年是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而新文學的發展，到現在也有六十多年了。周策縱先生曾以「五四運動史」一書馳名西方的學術界，對於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都有深入的研究，這次乘周先生過港之便，我們特別請他談一下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化的問題。雖然時間只有短短四十分鐘，但周先生談話的內容，却對我們有頗大的啟發。

問：新文學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它差不多是和五四運動同一個時期開始的，我們知道周先生對五四以來的文化思潮很有研究，是不是可以請您先談一談新文化思潮和新文學的關係呢？譬如說，新文化思潮對新文學有甚麼影響，發展出來的結果又如何呢？

答：我們知道促成五四新文化的思潮，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外來的。當時外來的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對知識分子起了很大的衝激，引起了他們的反應，一方面是想到怎樣去吸收西洋文化的優點，另一方面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檢討。關於西洋文化的優點，科學和民主，當然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兩點，但是其他如美術、文學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吸收的地方。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當時整個趨向，表面看來，似乎是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其實並不是這樣。假如我們細心的去看看當時一些比較有修養的知識分子的言論，就會發現他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整個的加以否定，而是要來一次全面的批判罷了。就拿蔡元培為例來說明吧。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洋文化都有相當的研究。他只是不贊成對傳統盲目的繼承；他認為，我們只是要繼承優秀的東西，現在我們講科學，講證據，要是

傳統有好的東西，拿證據來吧，我們可以討論。對西洋文化的態度也是這樣，也不是盲目的吸收，也要帶有批判的態度。他的理想是把傳統文化的優點和西洋文化的優點結合起來，創造一種新的文化。所以在我看來，當時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反傳統，而是反「傳統主義」。所謂「傳統主義」，就是把一切傳統的東西都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認為凡是傳統的都是好的。而當時傳統主義的氣氛很濃郁，勢力很大，新的知識分子，爲了把這個傳統主義打破，有時就不得不矯枉過正，於是對於傳統的一些好的東西，都不肯講了，說到缺點，也會有所誇大。現在回過頭來看，平心而論，也確有那麼一種情況。如果我們因爲他們對傳統攻擊得太厲害，而以爲他們的攻擊都是錯誤的，那也是不應該的。因爲當時傳統主義的勢力那麼龐大，若不大力攻擊，把傳統主義摧毀，你要有所改革的話，不大可能。

文學方面的情形也是這樣。我們也不是說傳統文學裏面沒有好的東西。我們是要把好的東西發揚光大。西洋文學裏面好的東西，也要吸收過來，發揚光大。我們要創造新的文學。我們知道，當時所提倡的寫實主義和白話文，是新文學兩樣主要的東西。其實這兩樣東西在傳統文學中也不是沒有。我們過去也有寫實主義和白話文，對不對呀？我們知道從南北朝到唐代的變文呀，宋代的話本呀，傳奇（戲劇）裏面的對話呀，哲學中的語錄體呀，甚至元朝時官方所出的告示，都是一部份或全部用的白話文。例如元太祖時，也就是十三世紀初年。成吉思汗皇帝的聖旨就說：「丘神仙（即是道士長春真人丘處機）奏知來底公事，也是咱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天下應有底出家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就便理，合只你識者。」這種聖旨，還刻在石碑上。馮承鈞在《元代白話碑》一書裏就選錄了不少。後來中國科學院也編印過《元代白話碑集錄》。不過在五四以前那個時候，通常並不把白話看得那麼重要，白話作品，並不是文學的正統。新文學運動呢：過去認為不重要的，現在認為很重要，要把它提到一個正統的地位。提倡白話文的運動，也不是從五四開始的。我現在看到的資料：從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的時候，中國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會就提倡用

白話文寫作。他們辦了很多白話報。不過當時很少人在講，在五四的時候是很多人在講，所以就重要了，把傳統主義打破了。寫實主義也是，在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中，含有寫實主義主要成份的東西不少呀，從《詩經》到李白、杜甫的詩，尤其是杜甫的傳統，它就是含有許多現實主義、寫實主義的因素；小說更不消說了。《紅樓夢》不是很好的一本寫實主義的小說嗎？寫實主義的東西，過去我們並不是沒有，但是像現在這樣，大多數人都來提倡寫實主義，把它變成了一個主流，在過去却是沒有的。白話文也是這樣，寫實主義也是這樣，過去認為不重要的不提倡的，現在都認為很重要，都提倡起來了。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

問：有人說，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是一個文學西化或是歐化的過程。不過這個問題很有爭論性，有人認為新文學只是一種模仿西洋文學的文學，有人却以為，新文學只是吸收西洋文學比較優秀的東西，加以發展，究竟是那一種傾向比較明顯呢？

答：西洋文學的影響，是很大的，那是沒有問題的。拿魯迅的小說來講吧。他的語言，是繼承了過去白話小說的語言，也有一部分文言的成份，但他把它提煉了。可是在他的翻譯作品裏，他的語言就受了外語的許多影響。茅盾和巴金的小說，就是創作品，歐化的語言也比較更明顯。個別作家都有不同的情況。其實中國近代語法已有了一定的歐化，跟過去的白話已有所不同。至於寫作的方法和技巧，肯定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短篇是這樣，長篇小說也是這樣。當時章回小說也還有人寫，但大多數後起的人，都用了西洋的方法。從總的結果來看，西洋文學的影響是明顯的。但是新文學的作家究竟是繼承本國傳統的多呢還是吸收西洋文學的多呢，這倒不容易說了，每個作家的情況都不一樣。譬如巴金的小說，他用的是西洋的方式，但是他裏面某些人物和場面的描寫，還是保留了傳統白話小說的特徵。我看新文學作品中的小說大多是個混合起來的混合體或化合體。我們不能因為某些小說裏面出現了歐化的對白或者語法，就說新文學絕大部分是歐化的。其實每個不同時代出現的白話小說，所寫的對白也有些不同。像《水滸傳》的對白跟《紅樓夢》的就不一樣；同時是清代，《紅樓夢》的對白跟《老殘游記》和初

版《孽海花》的對白也很有分別。《孽海花》裏面講了許多西洋的東西。因為時代變了，現實變了，語言也跟着變了。我的看法是，新文學作品並不是全面西化的產物，而是一種混合性的東西。

問：五四運動提出了「民主」這個思想，那麼民主的思潮，和新文學有甚麼關係呢？五四以後的爭取民主運動，對新文學有甚麼影響呢？近三十年來，無論是大陸或是台灣，都有壓制民主的問題，而最近，在大陸上有擴大民主的討論，在台灣也有爭取民主的要求，依您看來，中國的民主運動對中國的新文學有甚麼影響呢？

答：我看中國新文學主要的潮流，是要促進民主的。大多數優秀作家，都是不願意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除了少數的例外，絕大多數優秀作家，都很有正義感，他們都要為大多數人服務。當然也有少數的作家，他不關心這樣的問題，只關心自己所想到的問題，也會寫出很好的作品，不過這不是主要的潮流，大約也不會成為主要的潮流。這自然只是就大體而論，若要仔細來說，問題就不簡單了。首先便牽涉到民主的真義和怎樣才能使民主法制化和落實。一個國家或社會如果不能允許真正的反對言論與反對黨存在，沒有真正的選舉，還能不能有真民主，便大成問題，好些新文學作家有意或無意間鼓吹一黨專政，替一個黨和領袖「歌德」，結果無形中幫助了「集權」或「集中」，而過分打擊了「民主」，以致造成反民主的局面，甚至使自身也受到殘酷的專制迫害，這倒是新文學作家們不可不深切反省的了。

問：最近兩年台灣關於鄉土文學的問題爭論，您看跟五四以來的爭取民主運動有沒有關係？

答：鄉土文學的問題我沒有甚麼研究。印象中引起爭論主要是因為有人提起工農兵文學的問題。鄉土文學當然沒有理由反對，工農兵文學照理也不必反對。不過這裏面牽涉到政治的問題，所以引起了爭論。我的意思是說，各人的政治立場不同，站在某一方，他有權提倡工農兵文學，站在另一方，也可以加以反對。我的意見是，站在文學的觀點，範圍應該可以寬一點。文學可以寫工農兵，也不必一定要寫工農兵。我們可以有專門寫兵的生活的文學作品，也可以寫工人和農民的生活，但你寫寫知識分子，寫寫教授、醫師、工程

師、新聞記者、或作家的生活也可以呀。文學應該為大多數人服務，而不是只為某幾部分的人服務。但文學也不是只為大多數人服務而不照顧少數集團。在許多正常的社會裏，兵本來就不是多數集團。社會組織的因素很複雜，都是由多數和許多少數所組合而成，誰佔多數，各種社會也不同，並且會隨時代而改變。我們不應該指派文學只為某幾個集團而寫。在文學上因為意見不同，自由討論是好的，我有一句口號是「同固欣然，異亦可喜。」如果為了政治的問題，只許一部份人提出意見，把另外一些人的意見壓下去，那就不好了。

問：周先生，您看最近三十年來在中國大陸或是在台灣的新文學發展情況，和五四的文學精神有沒有相近的地方？或者有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答：五四時代的作家有一點非常好：他們都在介紹、吸收西方的文學，同時也在批判、整理我們自己的傳統；有一種批判的精神。當時大家都在翻譯、介紹西方的東西，大家所介紹的東西不一樣，也引起很多爭論。不過當時是介紹、翻譯的比較多，彼此之間的攻擊比較少。到後來才增加些。即使是批評，也不是一種威脅性的批評。所以在五四運動發生前後短短的十年間，雖然爭論的事情很多，新的知識青年却很少有人以「正統」的面貌出現，用威脅的方法來壓制反對派的言論。當時的「傳統主義者」聲音已相當微弱，集權專制等等，近於解體；而新的知識分子也還沒有壟斷的力量。陳獨秀當時雖有打算不許反對者爭辯的意圖，他那時到底還沒有那種壓制的實力。所以在五四初期，那種自由議論的新風氣相當蓬勃。我覺得這種精神很好，因為大家的意見都提出來，可以引起競爭，引起比較，帶來進步。中國歷史上只有戰國時代有這種情況，現在再提出「百家爭鳴」的原則、辦法，我認為是好的，是應該發展的。

問：周先生是否可以談一談新文學在各方面的成就？

答：中國新文學對於繼承優秀的傳統，吸收西方的長處再從事自己的創作，我個人曾經從小說、散文、詩歌各方面的成績加以比較。一般人的看法，是認為詩歌的成就是頂少囉，小說、戲劇上嘛是最多。我的意見可能是少數派的意見了。我覺得新詩的貢獻是最多，在創

造性這一方面的貢獻是最多的。我這十幾年來都是這麼講。中國新詩無論內容和形式和過去傳統的詩歌都有很大的不同。小說嘛，相似的地方比較多，創造性比較少。同時對小說的成就來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長篇小說超過了《紅樓夢》。短篇嗎是有很多已經超過了，像魯迅的一些短篇就超過了傳統的作品。當然，我並不是說新詩的成就已超過了李白、杜甫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說，新詩的創造性最大，是一種全新的東西，語言不同了，節奏不同了，意境也不同了，它在創造性方面的成就是大的。若把近三百年來中國的小說和詩來看，新詩的確有突出的成就，就創新一方面說，與話劇一樣，相當的突出，其成就不見得遜於長篇小說。這也許是我的一點偏見，是我的一點爲新詩路見不平，想要拔刀相助的感情用事罷。吳偉業、納蘭性德的詩詞自然有他們的好處，可是徐志摩，聞一多的新詩的意境，到底也是吳偉業、納蘭性德等人所沒有的。

問：歷來政治對文藝的影響都很大，新文學運動以來，政治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尤其是明顯的，您認爲政治對文學的影響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答：政治的影響，如果是自發的，也就是說作家接受了某些政治的教育，真的相信某些政治的觀點，而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那麼該是不會妨礙藝術的表現的。但假如是外在的力量強加給他的，那肯定會寫不出好作品來。在中國過去傳統文學的作品中，有傾向於儒家的，有傾向於道家的，也有傾向於佛家的，有些寫得很不錯，像《紅樓夢》當中就有道佛的思想，更不是全無儒家的思想。不過這些思想，都是作家吸收消化之後，融會在作品中的，也就是自發的，但若非自發地要按照某一派的思想學說，或是政治觀點來寫作，或專爲趨炎附勢而作宣傳，就不行了。像西方在中古時代，教會的勢力很大，教會養了一班官方的作家：你替我寫東西，我就給你飯吃；這樣是寫不好作品的。這就是我們中國所謂「虛偽」呀。作家對於某些政治觀點沒有真正的感情，情緒也不對頭，怎麼能寫得好呢？這樣寫出來的東西，詞藻往往配不合真情實感，技巧也往往運用得不恰當。一個作品光有好的思想也不成其爲一個作品，沒有好的技巧好的詞藻也是不能感動人的。

問：周先生，你覺得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和局面底下（無論在大陸也好，在台灣也好），中國作家有可能從事自發性的創作嗎？

答：我想在國家方面來說，容許創作的尺度愈寬愈好，讓作家們自由去創作。如果當局要引導作家去適應他們某些政策，他們可以這麼做，但不能強迫。尺度寬的話，成就可能會多一些。古今中外的政府往往都有他們的文藝政策，有某些東西他們是提倡的，有某些東西他們是禁止的。有些作家對政府所提倡或禁止的東西是可以適應的，也可以寫出作品來，有些作家則會反抗，他們也一樣可以活下去。將來的社會愈來愈複雜，創作的情况也有各種不同的道理。有些作家在政黨所提倡的政治框框底下，還沒有喪失創作的情意，他們就在框框裏求發展。有些作家則有點反潮流的傾向，他們會反對那個框框，創作反對派的文學，成為所謂「地下文學」，他們也可以存在的。將來的發展如何，每個作家的情况都不一樣，那視乎作家本身的個性，看他的適應性有多大，反抗性有多強，他的技巧和才具又怎樣。總之，每個作家都應該選擇自己所走的道路，不能讓別人牽着鼻子走。

問：在香港和海外，言論自由比較大一點，假如有一個地方，讓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的文藝工作者在上面發表他們的意見，互相觀摩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未來的發展，會不會有好處？像我們《八方》文藝叢刊，就有這麼一個想法……。

答：我覺得這個很好呀！在香港和海外接觸面很廣，有先天的優勢在這裏。「八方」這個名字也很好呀，「四面八方」，「八方風雨會中州」呀。司馬遷不是說過「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嗎？我曾把它修正擴充過一下，作成：「通古今中外物我之變，成多方互訟一家之言」。單說「成一家之言」還是不夠的，討論研究一個問題，一定要通過多個角度相互辯難、比較，所以我說：「成多方互訟一家之言」。每個作家都有一家之言，但是你也一定要了解多方面的意見。「互訟」就是互相批判，有競賽，有批判，然後你得出自己的結論來，沒有經過這個批判比較的過程，我覺得還是不夠的。我認為讓青年的一代了解這個方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八方》這個刊物的理想，和我平素的主張很相合，我是很贊同的。其

實，《八方》的觀念，可能很早就和中國的文學發生關連。中國古代文學最早形成的可能是詩歌，而中國最古的詩歌之一自然是民間的歌謠，古時叫做土風或國風，這種風謠起於各鄉土，起於四面八方，古人把詩歌與音樂相連，而音與詩則起於氣之流動，氣之流動則成風，所以古人有「八方風」即「八風」的說法，八方風與「八音」相關或相同，也就與風詩有關。古人有「采風」、「采詩」之說，這表示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中，極端重視鄉土性和多樣的個性，而不是中央指揮統一的宣傳性。我看《詩經》把國風編在雅和頌之前，也許不是沒有用意的。我很希望《八方》能繼承、發揚這一優秀的傳統，並且能堅持不同的作風和作品多彩多姿地開放下去。

Asger Jorn 作品



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

錢鍾書

我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者。假如我說現代中國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本國古典文學的興趣，也許並非出於我職業偏見的誇大之詞。前些時候，外國駐北京的記者報導書店前排着長隊購買新編《唐詩選》的情形，正是一個生動的例證；據說這些排隊的顧客同時購買重印的莎士比亞譯本，這表示我們的興趣還包括外國的古典文學。近代一位意大利哲學家有句名言：「在真正意義上，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古典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興趣和研究是現代的，不但承認過去東西的存在並且認識到過去東西裏的現實意義。

我不準備向你們點名報賬歷舉一些學者的姓名和學術著作的標題。時間和場合都不容許我那樣做。我只能簡單地講個大畧。大畧必然意味着忽畧；一個徒步旅行者能看到花木、溪山、人物、房屋等等，坐在飛機裏的人不得不放棄這些眼福，他只希望大體上對地貌沒有看錯，就算好了。

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傾向是應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評價個別作家、作品和探討總體文學史的發展。當然，主要的傾向不等於唯一的傾向；非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方式的文學研究同時存在；形式主義的分析、印象主義的欣賞、有關作者和作品的純粹考訂等都繼續產生成果，但是都沒有代表性。馬克思主義的應用，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我只講我認為最可注意的兩點。

第一點是「對實證主義的造反」，請容許我借西方文評史家的用語來說。大家知道威來克的那篇文章《近來歐洲的文學研究中對實證主義的造反》；他講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的文學研究被實證主義所統

治，所謂「實證主義」就是煩瑣無謂的考據、盲目的材料崇拜。在解放前的中國，清代「樸學」的尚未削減的權威，配合了新從歐美進口的這種實證主義的聲勢，本地傳統和外來風氣一見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學研究和考據幾乎成爲同義名詞，使考據和「科學方法」幾乎成爲同義名詞。那時候，只有對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訂，以及通過考訂對作品本事的索隱，才算是嚴肅的「科學的」文學研究。一切文學批評只是「詞章之學」，說不上「研究」的。1954年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大辯論的一個作用，就是對過去古典文學研究裏的實證主義的宣戰。反對實證主義並非否定事實和證據，反對「考據癖」並非否定考據，正如你們的成語所說：歪用不能消除正用。文學研究是一門嚴密的學問，在掌握資料時需要精細的考據，但是這種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讓它喧賓奪主、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經過那次大辯論後，考據在文學研究裏佔有了它應得的位置，自覺的、有思想性的考據逐漸增加，而自我放任的無關宏旨的考據逐漸減少。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甚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爲是嚴肅的文學研究。現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裏的考據並不減退嚴謹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可以說不但在專門研究裏，而且在一般閱讀裏，對資料準確性的重視，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有一個很現成的例證。古典小說和戲劇的通俗版本，不論是《西游記》、《牡丹亭》或《官場現形記》，都經過校勘，甚至附有注解；對大眾讀物的普及本這樣鄭重看待，是中國出版史上沒有先例的。又如最近出版的《二十四史》——其中至少有六、七種可說是敘事文學的大經典——也是校勘學的巨大成就，從此我們的「正史」有較可信賴的本子了。

第二點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認真研究理論。在過去，中國的西洋文學研究者都還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學理論和藝術原理，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幾乎是甚麼理論都不管的。他們或忙於尋章摘句的評點，或從事追究來歷、典故的箋註，再不然就去搜羅軼事掌故，態度最「科學」的是埋頭在上述的實證主義的考據裏，他們不覺得有文藝理論的需要。雖然他們沒有像貝爾凱說：「讓詩學理論那一派胡言見鬼去罷！」

或像格立爾巴澤說：「願魔鬼把一切理論拿走！」他們至少以為讓研究西洋文學的人去講甚麼玄虛抽象的理論罷。就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人，也無可諱言，偏重資料的搜討，而把理論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應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就改變了解放前這種「可憐的、缺乏思想的」狀態。要寫文學史，必然要研究社會發展史；要談小說、戲曲裏的人物，必然要研究典型論；要講文學和真實的關係，必然要研究反映論；其他像作者動機和作品效果——德·桑克蒂斯強調的「意圖世界」和「成果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和作品內容的矛盾，都是過去評點家、箋注家、考據家可以置之不理或避而不談的。現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者認識到躲避這些問題，就是放棄文學研究的職責，都得通過普遍理論和具體情況的結合來試圖解答。這些問題都會引起廣泛的討論。古典文學研究者還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推廣到其他文藝理論的探討，例如最近關於「想象」或通過俄語轉譯自法、德語的「形象思維」是否能和中國上古文評所謂「比興」拍合的討論，使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接觸到大思想家維柯《新科學》裏「概念而出以想象」的名論。對一般文藝理論的興趣也推動了對中國古典文評的重新研究。上海幾位學者正在編一部廣博的《文論選》，將成為中國文評的重要資料匯編。

總的說來，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成績還是很不夠的。我們還沒有編寫出一部比較詳備的大型《中國文學史》；我們還沒有編校出許多重要詩文集的新版本；許多作家的有分量的傳記和評釋亟待產生；作家、作品、文學史上各種問題的文獻目錄和匯編都很欠缺；總集添了相當精詳的《全宋詞》，《全唐詩》正在校訂中，但是《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六朝文》和《全唐文》的增刪工作似乎尚未着手。我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面臨諸如此類的艱巨任務。我們還得承認一個缺點：我們對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重要論著幾乎一無所知；這種無知是不可原諒的，而在最近的過去幾年裏它也許是不可避免的，虧得它並非不可克服的。大批評家德·桑克蒂斯在《十九世紀意大利文學》裏曾不客氣地把意大利和中國結合在一起：「意大利不能像中國那樣和歐洲隔絕。」今非昔比，「好些河水已經流過橋下了」；我也不妨說，北京附近那樣世界聞名的古迹、盧溝橋即西方所稱馬哥波羅橋下也流過好多水了。中國和意大

利、和歐洲也不再隔絕了。盡管馬哥波羅本人對文學、哲學等人文科學「黯淡地缺乏興趣」，讓那座以他為名的橋樑作為歐中文化長遠交通的象徵罷！

（編者按：這是錢鍾書先生去年在歐洲東方學會議上的發言稿，本刊從一位歐洲朋友處得到一份，特加轉載。）

Andrew Wyeth 作品



錢鍾書論詩近作選

錢鍾書

形象思維

李商隱《錦瑟》：「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錦瑟》一篇，古來箋釋紛如。……多以為影射身世。何焯因宋本《義山集》舊次，《錦瑟》冠首，解為：「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見《柳南隨筆》卷三，《何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集卷上》記此為程湘衡說）；視他說之瓜蔓牽引、風影比附者，最為省淨。竊采其旨而疏通之。自題其詩，開宗明義，畧同編集之自序。拈錦瑟發興，猶杜甫《西閣》第一首：「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錦瑟玉琴，殊堪連類。首二句言華年已逝，篇什猶留，畢世心力，平生歡戚，清和適怨，開卷歷歷。「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此一聯言作詩之法也。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擬象，如飛蝶征莊生之逸興，啼鵑見望帝之沉哀，均義歸比興，無取直白。舉事宣心，故「托」；旨隱詞婉，故易「迷」。此即十八世紀以還，法國德國心理學常語所謂「形象思維」；以「蝶」與「鵑」等外物形象體示「夢」與「心」之衷曲情思。「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一聯言詩成之風格或境界，如司空圖所形容之《詩品》。《博物志》卷九《藝文聚類》卷八四引《搜神記》載鮫人能泣珠，今不曰「珠是淚」，而曰「珠有淚」，以見雖化珠圓，仍含淚熱，已成珍玩，尚帶酸辛，具實質而不失人氣；「暖玉生烟」，此物此志，言不同常玉之堅冷。蓋喻己詩雖琢煉精瑩，而真情流露，生氣蓬勃，異於雕繪奪情、工巧傷氣之作。若後世所謂「昆體」，非不珠光玉色，而淚枯烟